

香港將進入新時代

本屆特區政府離任期屆滿只有四個月，下屆政府即將選出行政長官並建立其新的團隊，香港將進入新時代、新人事。

本屆政府以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為首，眾人均謹守崗位，積極為市民服務。我們恭喜特首梁振英將更上一層樓，晉升為國家級領導，顯見他在任行政長官期間的工作成就得到國家的認可和表揚。

梁振英領導的新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履任短短一個月後公佈的財政預算案，獲得社會輿論和市民的讚許。新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上任後獲得很高的民望，眾問責高官所作的表現，令市民欽佩和敬重。

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雖然曾表示任滿後將退休，爭取更多時間陪伴家人以享天倫之樂，我們亦很敬佩他，特別是在即將離任之時，香港幼兒教育將由他進入新里程。香港教育局最新《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隨着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推出，對上一次討論版已是零六年。這十一年來，整個社會人口結構加上時代轉變，幼教界變化很大。

當年政府推出學券計劃，為幼教界注入新動力，同時為承擔整個城市幼兒教育鋪路。最新課程指引當中以加入英語課程指引、支援非華語或新來港幼兒及幼小銜接最為突破。最新課程指引把英語課常規化，有糾偏正誤的作用。當中提出三大重點：一，英語為第二語言，因此學習應該引起興趣為主；二，語言學習應該

由聽說開始，增加幼兒語音意識 (sound awareness)；三，過早操練默寫只會拔苗助長。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以前更是英國殖民地，但英語卻不在正規課程大綱內，主要原因是當時學前教育不是義務教育，香港以母語教學為兒童發展基礎，加上師資未能支援全英語教學，英語不被列入課程內確是正常。但同時產生不少問題，隨着家長知識不斷提高，學生需要銜接小學課程，幼稚園或多或少教授英語。

加上近年愈來愈多標榜英語的直資、私立小學出現，它們要求學生能在全英語環境中學習，幼稚園家長希望孩子能一登龍門，因此不論貧富家長也希望孩子年紀小小說得一口流利英語，能寫能申複雜詞彙。

但不少家長跳不出傳統思維框架，誤會要學好英語，學生一定要死記硬背。家長給予學校壓力，政府沒有指引，最終受害苦會是孩子。如今政府以兒童發展及語言學習角度制定教學方法，相信家校本和學生也深受得益。學習語言如嬰孩學走路一樣，不應過分吹毛求疵，給予孩子一個愉快學習環境，先接觸後優化才能培養出自信孩子。



梁振英特首任期將屆滿。

教授的儀容

朋友到台灣探她留學的弟弟歸來，談起見過的教授，幽默說了一句：「看教授們的儀容，可真嚇人呀！」

什麼儀容呢，她津津有味形容物理學的教授一把亂髮，十足愛因斯坦 / 科技教授如何不修邊幅 / 國學教授跑在外邊，人家還以為他是幹粗活的老漢。不過最後補充了一句，女教授倒儀容整潔，可是其中也有裝扮過分像藝員。

朋友顯然少見多怪了。她大概看得太多舊日的影視劇集，劇中角色的形象：畫家一定頭戴冬菇帽 / 探長一定咬個半弓型煙斗，男教授必然一身光鮮，女教授總是端莊得像修女，都是今日已消失的上世紀舞台形象。

最近給我們上過課的哲學教授便貌不驚人，第一眼看去同樣嚇人一跳，不是嗎，進入課室時像落荒逃來的旅者，滿臉鍾馗于思，左肩一個漲得滿滿的紅色大布袋，右肩一個漲得滿滿藍色購物袋，轉身時還看到他有個大背

囊。看他踉踉蹌蹌那個樣子，同學們差點忍不住笑。可是當他上課時解下紅袋藍袋，看到裡頭塞滿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中文漫畫，才知道他帶來的原來是「流動書櫃」。等到他坐上講壇，一本正經開腔，不到三分鐘，魅力便散驚四座，同學們都為他鏗鏘的聲調和風趣的引喻着迷了，落荒的旅者登時像蚌開了殼露出閃亮的珍珠，大家始領會到學問的真正風采。

終於就了解到教授們之所以不修邊幅，不重儀容，甚至社交談話表現得那麼木訥，正可愛在每天全天候在思考本身的專長；對他們來說，幾乎連吃飯洗澡的時間都想省下來，研究學問，真是一寸光陰一寸金，半寸光陰都不想浪費，哪會肯白花時間用那個那個染髮水護髮膏整理頭髮；怎樣刮個紳士一樣漂亮鬍子，自然更不會講究什麼潮流美服。至於較有成就的男教授多過女教授，與兩性才智高下無關，女士們不忍忽視儀容少做工夫，平心說，也是女之常情。

跨世紀史詩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霽、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除了遙遠的戰前日子外，近代的進程由不同時期的代表作家筆下的電車片段配以旋律串聯起來，包括《張愛玲的電車》、《李碧華的電車》、《也斯的電車》、《劉以鬯的電車》。

電車，這種至今仍運行的古老交通工具不但牽連着港島東西兩端的民情，也成為緩慢流動的小島風景見證物。創作團隊顯然想為這座城市譜寫一部內涵豐厚的跨世紀史詩，抒情地呈現了不同時代的城市風貌和民間情緒，包括由童聲演唱的《穿樓梯街》，更諧趣跳脫又具生活氣息，但由於表演形式和人數眾多，獨唱、合唱、朗誦、戲劇表演，乃至影像等，令人有點目不暇給。

以致音樂會的主角——樂團的樂曲演奏倒有點淪為配襯，只起營造氣氛的作用，加上穿插了具香港文化神韻的客家山歌、南音和粵語流行曲等，把觀眾、聽眾帶回懷舊隧道中，匆忙地重溫這個東方之珠的演變，感懷逝去的時光。

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顯然是這場演出中音符以外的重要媒介，部分文字更刊在刊中，觀者可以在演出前後查閱。但如果能在演出中作為字幕而在舞台上打出來，相信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即時共鳴。

琴台

晚上和歐巴到外面吃完飯散步回家，路過水果檔在賣新鮮甘蔗，便買了一根回去。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啃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景名勝，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吊詭的信封

今屆奧斯卡頒獎禮本來是不错的，賽果合理，政治正確（黑人電影分一杯羹），又有新意（天降糖果曲奇、觀光團參觀奧斯卡），本來頒獎禮是可以很高分的，殊不知臨尾領錯大獎，自廢武功，在直播200個國家和地區的觀眾面前，留下烏龍一頁。相信領錯獎的老牌影星華倫比提和菲丹娜惠，雖事不關己，也會為烏龍在我手，被笑足一世。

近九十年歷史的奧斯卡頒獎禮，無理由犯如此低級的錯誤。所以最初很多人都以為開下玩笑，直至會計師行承認錯誤，才知道真的出錯了。慣做電視大騷的朋友說，領錯獎時有發生，世界各地很多騷都發生過同樣錯誤。但奧斯卡是名牌，應是比較嚴謹的，究竟烏龍是怎樣走出來的？

熟悉頒獎禮運作的朋友說，通常頒獎嘉賓出場前，會計師行兩名職員會分別在舞台左右兩側守候，把得獎名單的信封交到他（她）們手上，由他們宣讀賽果。得獎名單的信封是一式兩份的，由舞台左右兩名職員把持，一份交給頒獎嘉賓，另一份由職員即時覆核，就是怕嘉賓讀錯。頒獎項目完成後的信封，會即時撕掉，確保不出錯。

這次出錯，應該是「最佳女主角」項目頒獎後，信封沒撕掉，又交到領「最佳影片」華倫比提的手上。所以觀眾在電視機看到了，華倫比提拆開信封後有點疑惑，既看到「最佳女主角」的名字，又看到影片的名字，老人家又老花，搞不清楚，一下子就塞給了旁邊的太太菲丹娜惠了，她看到影片的名字照讀可也。

那麼，為何「最佳女主角」的信封沒撕掉？真是成謎。有電視台工作經驗的朋友說，通常頒獎過程是不同的，有些得獎人會一併接過獎座和得獎名單的信封，帶回台下當然不會有問題；但有些得獎人一上台就撲向獎座，信封則留在頒獎嘉賓手裡，再交回給職員即時撕掉。今次奧斯卡的烏龍，就出在吊詭的信封。



華倫比提在奧斯卡頒獎禮上擺烏龍，領錯獎。

浮龍湖覽勝

從濟南出發去荷澤旅遊，第一站是單縣的浮龍湖。車行駛不久，天空就下起雨來。春雨貴如油，這不能抱怨，只怕雨中不能很好地瀏覽。這個南北寬2.5公里，東西長10公里的浮龍湖，是原中國古代四大名澤之首的孟諸澤遺址，明朝時受黃河決口的衝擊，逐漸形成了這片湖泊水域。這裡土地肥沃，環境清幽，各種農作物生長茂盛，被譽為「江北西湖，故道明珠」。後經當地政府進行湖區築島、開挖航道等各項基礎配套設施工程，逐步達到現在的規模。

初踏上這片土地，遠遠望見碧波蕩漾的浮龍湖，腦海裡閃出兩個熟悉的詞語：土地和水澤。土地是神聖的，它具有創造並且豐富生命的能力；水也同樣是神聖的，它可以流散，也可以匯聚，能澤被萬物而不爭名利，既能滴水穿石，也能百寒成冰。一滴水也許微不足道，可一旦匯成江河就會波瀾壯闊。土地和水，都是我們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它們自然生成，卻又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土地沙化，水就變得淺薄；水受到污染浪費，也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一路上的漸瀝小雨，剛到浮龍湖區就停了，風卻獵獵的，有些涼意。不期而遇的雨，倒是把路邊的花草濯洗一新，紅的玫瑰，黃的月季，都繽紛耀耀，綠意紅濃。到達目的地後，導遊並沒有帶我們去遊浮龍湖，而是先去參觀四君子藏酒基地。何為四君子？李白、杜甫、高適、陶河四位詩人是也。單縣是座歷史悠久的古城，早年不乏文人墨客在這裡遊歷、隱居，除了寫下大量傳世不朽的詩歌，還給後人留下他們相約梁園，同遊孟渚的典故。

縣志記載：孔子的弟子宓子賤任單父宰時，「鳴琴而治」，政績卓著。後人為憑弔宓公，在其扶琴舊址築起一座半月形的高台，名曰琴台。唐代天寶年間，時任單縣縣尉的陶河喜歡作詩，與李白、杜甫、高適都有交往，經常結伴暢遊單父，登琴台飲酒賦詩，成為千秋佳話，四君子酒也由此而得名。有八字名言：「四君子酒，君子承諾。」意為「言而無信者必不是君子，做人應像君子那樣對待自己的承諾」。在單縣，人們以各種文化形式體現君子風度，其中包含中華民族傳統的忠、孝、節、義四字美德與良善。

單父是單縣的古稱，因舜帝的老師單卷曾在

梧桐山的小確幸

是餡餅，從前還喜歡肉食的時候吃過各式各樣的肉餡餅，近幾年改吃素後又吃過各式各樣的素餡餅，所吃過的令我滿意的餡餅為數不多。大約八、九年前，我從市區搬到梧桐山腳下的村子裡居住。到了村裡以後我又開闢了逛菜市場和小巷子的模式，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除了看書寫字，便是逛逛吃吃。逛着、吃着，看着村裡的小街、巷道內的餐館、小吃店一間間走馬燈一般地更換着，換老闆、換廚師、換菜系……

就這樣不經意地發現偏僻的小巷裡一間小吃店，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常常留意的是店名。這間彈丸小店名字首先吸引我的眼球，叫「八九不離食」，藍幽幽的燈箱上幾個白色的隸書字，在一水兒花裡胡哨的店面中頗有些素淡。除了別致的店名，這簡約的半清新半文藝範兒的小吃店，在村裡眾多的小吃店裡並不起眼，引我注意到它的是店裡掛着的一排小竹片兒，上面用毛筆寫着菜品名稱，其中有一塊「玫瑰餡餅」讓我駐足，試吃之下，玫瑰餅的酥皮脆而不粉，竟還有着幾分嚼頭，蜂蜜漬成的玫瑰花瓣從內到外滲出香味，入口甜而不膩，咀嚼下肚，口中猶有玫瑰的餘香，除了玫瑰和酥皮的味道之外，總還有一種令人說不清道不明的味道，這味道讓我

感覺恍惚。回頭再看黑板上寫的「吃玫瑰餅，留玫瑰香」，頗覺吻合。店主悠悠是個溫和的女子，她雲淡風輕地解釋：因為忘不了當初和她一起吃玫瑰餅的人，因而學會了做玫瑰餅，她在遠離城市喧囂的地方做玫瑰餅，看似並未忘卻，其實是對過去的一種釋懷。她說有些東西不是因為有多好吃，味道有多特別，而是它的味道是你心底抹不去的記憶。這個年輕的女子，她做了一份記憶，而我品嚐了一份記憶。

村裡孩子們放學的時候，悠悠在店門口擺出了「小確幸」水煎包，每個包子都做得圓圓的，萌萌的，很快被孩子們哄搶一空，看他們邊吃包子邊雀躍着遠去，連背影都寫滿了「小確幸」。未來的某一天，他們在別處吃水煎包的時候，也會有一份關於今天的「小確幸」記憶吧？此後拉了一位成都的閩蜜花去幫襯悠悠，店裡的辣椒油讓這花嬉笑之後依然欲泣，因為她從浮在麵湯上的辣椒油裡嚐到了家鄉的味道和外婆的氣息。作為一枚吃貨，我向來以為，一個地方的小吃能代表這個地方的氣質。悠悠和她的玫瑰餅未必能代表梧桐山的氣質，或許她能代表的是遠去的記憶，反駁你記憶中食物的美好味道，你便有小確幸。

外地人與本地融合

我不同意別人把我界定為台灣作家，雖然自己是在台灣出生長成，但並沒有有一天把自己當成台灣人，我們是外省人。

甚至台灣的同鄉、朋友都沒有把我視為台灣人。明確地說，我們是一群台灣的內地人。在我們從小的觀念裡，就是終究有一天，我會跟着爸爸媽媽回到內地老家：那裡有許多我們的親戚朋友；三山五嶽在我們的腳下；黃河長江盡收我們的眼底。那裡是父母漂泊一生、最終落腳的家鄉。

然而，人生總是充滿着吊詭，它有着無法讓你預期的結果。今天台灣成了我的故鄉，那是我青春歲月的印記。而我的黃金歲月卻在香港，我的寫作在香港，我的家庭在香港，我的事業也在香港。

回憶初作為香港人，也有很多不愉快的經歷。那時總是聽到人家背後叫我台灣妹！剛剛聽到這個名詞，我有受屈辱的感覺。為什麼我有名有姓，而他們不這樣叫我的名字呢？漸漸地，我習慣了他們這種文化。

什麼上海仔、台灣婆、鬼佬、四眼仔、大眼妹……這就是地地道道的香港文化，不僅是華洋雜處，還意味着是五湖四海集羣各方英雄豪傑之地。無論你是黑人、白人，只要住滿七年，你就是香港人。融入香港社會，你也很自然地會叫他人為什麼仔、什麼佬、什麼婆、什麼妹！賣菜的，可以叫她菜婆；賣豬

肉的，可以叫他豬肉佬。叫的人自然，聽的人也覺親切，雙方一點也不以為忤，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在台灣，我的閩南語就是這樣練成的，也結交了一些本省籍的朋友。最後，我發現自己融入了帶着日本文化的台灣社會。省籍的矛盾，對我來說，已經不存在了。如何融入其社會，主要還是要看自己。即便是有人刻意排斥，只要自己的心裡裝備夠堅強，也一定會融入主流社會，作其中堅一分子，為自己腳下所站的土地流下血汗。

當然，任何來自外來的人，要躋身於本地社群，總是會遇上一些摩擦。聽說，在抗戰的陪都重慶，逃難的同胞來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都一下子湧入，少不免引起爭執，當重慶人說：「你們這些外江人，都是嗚我們洗腳水的！」外地人頓時啞口無言；也對！長江起源於青海。第一個流經的省份，就是四川，以外都屬外江。所以在一個民族的大遷徙下，最後必然產生大融合。進程中，所有的矛盾甚至仇恨，只是一個過程。所以為什麼華僑沒有第三代，台灣也沒有外省人第三代了，因為融合。

了解到這一人性的必然，也就不以為意了。



上世紀80年代台北中華商場街景。 作者提供